

有星和无星的夜

吴泰昌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有星和无星的夜

吴泰昌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题花：张少俊

有星和无星的夜

吴泰昌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5 插页 6 字数 104,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册

书号：10078·3889 定价：1.60 元



我读泰昌的散文

——序言

谢 冕

散文的散，很大成分指它表达人情世相时不受拘束的心境和文笔的自由。散文要写得拘谨，甚而堕入刻板的模式，它就名存而实亡。我常读诗，而读诗又不胜其“累”，这种读多半是“被迫”的，一种目的感逼迫着你进行“痛苦”的“欣赏”。这在我，几乎成了“职业病”。每当此际，我便想到散文。我记忆中的散文，是我逃避那种让人承受不了的欣赏重压的“憩园”。

但不幸，有相当一个时间，散文这个“憩园”

已不存在。那里充满了着意于做华美文章的氛围。特别是有一个时期，因为出了二、三位散文大家，他们的作品造成了某种散文范式。虽然不再搞什么起承转合了，那些范式却也烦人。幸而这一局面已成过去。但感到文学给予温馨与抚慰、让人全身心松弛下来而充满审美意趣的作品依然不多。散文的“不自由”，依然是个应当引起广泛关切的题目。

我对散文说不上特殊的选择，写得自然而有实在内容即可。从徐志摩《巴黎的鳞爪》那样“浓得化不开”的华艳，到周作人《喝茶》那样如菜根之清苦的恬淡，我都喜欢。古人名篇中，从《永州八记》到晚明小品，均诵读不辍。我把袁宏道的尺牍当作最优美的散文名篇来读。至于张岱的《西湖七月半》一类文字，他通过那些洒脱而毫不经心的笔墨传达出来的人生经验的洞察与豁达，一样令人陶醉。许多大手笔都把散文写得随意、自由，侃侃道来全不似是在命笔作文，我在这一片自由的天地里，感到了心灵的自由。但不知怎的，散文到了现在，却做得越来越拘谨，仿佛是散文家们给自己做了无形的笼子。我感到失望。

要是散文仍然让人“紧张”，让人觉得作家在作美文，或是让人感到他竭力要训海（哪怕是用很“艺术”的方式）一些什么，我们就会自然地远离它。泰昌的散文完全没有上述那种让人紧张和感到造作的气氛。读他的文章宛如你就坐在对面听他海阔天空地“乱弹”，意趣无穷。泰昌以平易的文风、亲切的语调，自然的艺术气氛，当然还有他广博的人生见闻和文史学识，造成他的散文的特殊魅力，吸引我们进入他的作品。他能把本是严肃的论文的题材写得洒脱随便，使之充满了情趣；他能把那些易牵动情肠的内容写得非常“克制”，却同样传达着浓郁的情怀。在散文领域，他不试图作惊人的突破，但实际上却作了某种超越。

泰昌的散文路子很广，它给读者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举凡抒情言志、文坛故实、名人轶事、山水游记，都在他的艺术视野之中。这说明他为文的博达，又说明他为人的机敏。他没有那种死心眼，认定一个“路子”，无情地禁锢了自己——有的人毕生只写一种散文。

泰昌自述，他写散文是由于“新时期文学浪潮撞击的结果”。开始，他发挥自己学业的专

长，写了相当数量有关近现代文学史实的随笔、札记一类文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写散文。后来人们提醒他这也是散文的一个路子，他受到启发，便放心大胆地一路写去。越写越活，也越顺手。他的散文现今呈现出自成一家的规模来了。做学问、搞创作，都是费心劳神之事，自是轻率不得。但原也不必那么绷紧神经。象泰昌这样，轻松愉快地如同寻求什么乐趣一般的创作状态，是令人羡慕的。

记得泰昌写过一篇叫做《咸鸭蛋和松花蛋》的文字。这篇文字某些细节的斑驳繁冗可能是个缺陷，但全文那样轻微的哀愁的调子和充满人情的韵味，却始终让人感动。文中叙述的某些燕园生活的情节，因为是我与泰昌共同经历的，除了倍感亲切，我还敬佩他对于生活经历的把握与表现的能力。他能把当日相当琐屑的细节，化为令人萦迴情肠的忆念。

但泰昌最引人兴味的还是叙写他与文化界知名人士平生交往的那些文字。在那里他发挥了他所有、别人所无的优越之处。由于工作的性质和他生活社交的特殊环境，他对当代文化界一批最富盛名的人士都有直接的接触。也许

因为我长期生活在高等学府的原因，对此类作品特别感到兴趣。我从泰昌的散文中得到的关于我的那些师辈人格和情感的教益，远比课堂上得到的更多、也更生动。象《海棠花开》那样清雅自然的作品，堪称当代散文的佳品。

泰昌写这样的文章，不论是记述茅盾、巴金、冰心、叶圣陶、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没有炫耀他的第一手见闻的意思，文章的素朴无华如同他写的对象。泰昌散文最让人高兴的是他没有那种刻意做文章的匠气。他不事雕琢。象《海棠花开》一类文字，那份无须借助言辞表达的浓极、深极化而为的清俊，那份深深领略人生况味之后的通脱，他真的写出了禅宗悟性那样的出神入化！这类散文所达到的老练令人羡慕。这固然是由于那些文字中蕴藏了丰富的学识（这些学识不仅来自典籍史料，而且来自他直接的发掘和把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泰昌在表达这些时溶进了他无言的深情。泰昌的贡献是他以散文的方式写出了以北京为中心的这个中国文化圈。他置身其中，所以他能以充满情感的語言展现这个圈中特有的氛围。

散文在我国历史极悠久，古今名家如林，佳

作多不可数。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而又能为人所知，实属非易。泰昌原本无意为散文，偶一为之，数年间便如异峰突起，实有赖于他充分的艺术个性的实现。建国以来的散文，六十年代出现过一个小高潮，出现过若干名家。但名家的作品一下子便成了规范，流风所及，千人一面，走向了极端。泰昌虽后出，但不同于流俗，他找到自有的位置，因而他能有效地自我实现。

他写景抒情极少直接宣泄。他为文重史实资料，人们从中可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但又出以平易，用文学的语言夹叙夹议，富实而饶趣味。泰昌一部分散文甚至是一种考证，但他不故弄玄虚，他没忘了这是引人入胜的文学。他的文字从无自作多情而情意却郁郁森森。《听朱光潜先生闲谈》一文，写朱先生崇高如圣哲，但却一样有凡人的习性与秉怀。如写朱先生赠书，两次都忘了郁风和黄苗子是一对，读之令人解颐。

这种文字，在泰昌的散文集中比比皆是。他懂得节制用墨，他没有滥用形容词的习惯。特别是写那些文化大师时，往往显得格外拘谨。那份分寸感是局外人难以把握的，《巴金这个人》

中有一段文字：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过两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巴老是这两届中篇评奖委员会主任。第一次获奖的作品，他基本都读了。我曾在一个下午，听了 he 关于这些作品意见的谈话。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谈兴正浓时传来了茅盾辞世的不幸消息。他默默地站起来，接过电话，走向花园了。这次谈话就这样意外地中断了。他站在花园的草地上。默默地望着远处。那么静。我却仿佛听得 he 内心深处的惊涛与雷鸣。

这是无言的悲痛。泰昌不加形容地写巴金接电话后的三个动作：走向花园、站在草地上、默望远处。除此之外，别无一语。这时，作者用完全素朴的三个字的短语：“那么静”，写静默立着的巴金内心的激荡。此时此际，多用一个字都会觉得过分。

泰昌是一个忙人，他总是行色匆匆。但不管多忙，每隔一个时间，总不忘来坐坐。他一来，这里的气氛便大活泼。言谈如 he 为文，随便，自然，风趣。一阵谈过，他又匆匆走了。泰昌事多，但精力过人，他写了那么多文字，用的多是休息时

间。在北大中文系五五级同学中，他属于“小”字辈，这些年不觉鬓角已花白。他总是那么风风火火地活着，象是有散发不尽的热。一个人成功有许多因素。泰昌取得的成就也有诸多条件的促成。但我以为至关重要的是勤奋。泰昌这些漂亮文字，都是他和瞌睡、疲劳作斗争之后取得的。

泰昌的又一本散文集要出版，嘱我写几句，我谨从命，便写了以上一些话。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北京大学蔚秀园。

• 目 录 •

我读泰昌的散文

(序言)……………谢 冕

有星和无星的夜……………1

石头弹子的故事……………15

乌木雕的情思……………24

红红的小辣椒……………31

咸鸭蛋和松花蛋……………38

愿这个片刻长久……………57

忆念中的诗人小川……………65

在香山没有红叶的

日子里……………73

“巴金这个人……”……………79

默默地灌注着心血……………95

巴老的“杂事”……………104

海棠树下的约会·····	108
--------------	-----

——记叶圣陶先生

寂寞吗？杨晦老师·····	115
---------------	-----

未了的心愿·····	120
------------	-----

朱光潜与对话体·····	124
--------------	-----

听朱光潜先生闲谈·····	129
---------------	-----

邓大姐、谢冰心两位老人

相会在月季花丛中·····	147
---------------	-----

她钟爱带刺的

玫瑰花·····	149
----------	-----

读《叶圣陶散文》

（甲集）随想·····	153
-------------	-----

读《东海渔歌》李一氓

钞配本随记·····	164
------------	-----

写在《文学情思》出版

之时·····	180
---------	-----

《艺林散步》序·····	183
--------------	-----

最初的标记和光彩·····	189
---------------	-----

《生活的痕迹》序·····	194
---------------	-----

招儿不厌多·····	198
------------	-----

——序《临街的窗》

《十年散文选》序…………… 204

关于当前散文创作的

对话…………… 214

《香港的故事》序…………… 223



有星和无星的夜

今天晚上有点怪，在远离祖国一、二万公里的天涯海角，我突然想起了过去的夜，逝去了的永远逝去了的夜，如夏空群星眨眼的夜……

暴风雨刚刚过去。真正意义上的非洲暴风雨，来得迅猛，去得神奇。还没正式进入雨季，几乎就一天一暴。我来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才三天，欣赏到了三回这大动作的洗刷壮景。傍晚，半小时左右的暴风雨静息下来，宁静奇妙的夜就开始了。浓黑的夜幕上，在一阵阵闪电之后会突然出现一点一点光亮，是星星睡醒眨眼了？抑或印度洋上停泊的船只在远处闪烁着灯光？

据说人到中年，喜爱回忆往事，并且善于在

回忆中寻求幸福慰藉，哪怕只是朦朦胧胧的感觉。今夜，这陌生奥秘的太空，过于静谧的氛围，最易挑逗人的情思，从异邦到祖国，从友人到亲人，从大人到孩提，无数个有星和无星的夜组成的光圈在我眼前晃动。

小时候，我徙居在江西井冈山一带的山城里。闷热的夏日，金黄的香瓜诱人的夏日，傍晚，习习凉风，在池塘边，我坐在小竹凳上，听大人讲《聊斋》故事，有点害怕，我挪动凳子，向大人靠近，再近些。仰望天空，耀眼的星海，数不尽的星星，给我幼小的心灵投下了点点明亮，那异乡神奇的夜空啊！

我的童年既漫长而又短促，整整赶上了一个抗日战争的全程。我随母亲从皖南逃到江西，忽东忽西，忽西忽东。烧木炭的老式卡车震耳的隆隆声，深山老林里的火把，偶尔飞来的子弹的尖啸声……

悬挂在高空的星星，荡在耳边的嘈杂声，夜并不总是那么宁静。

抗战胜利的当年，八岁的我，回到了故乡的怀抱。我那阴雨连绵的家乡，夜多是漆黑漆黑的一片，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没了，洒着蒙蒙的

细雨。解放初期，我读初中，晚上有时去街道辅导扫盲课。常常踽踽独行在伸手不见手掌的小巷深处。馄饨担的叫卖声由远而近，由近渐远，忽明忽暗的灶火，象落地的星星，大星星，只一个。

夜给我的印象从无到有，由单一而变幻，夜既神秘莫测而又平平常常的，它藏着多少诱人朴实的故事。

十三岁，五十年代头一年。从芜湖附近水码头来了一个马戏班子，在县城东门外一片荒地上搭台演出。天一黑，几个、十几个大汽灯便高高挂起，乍眼望去，多象从天上摘下了几个、十几个星星，罩在水晶似的玻璃缸里，闪着刺眼的光芒。放学，饭也顾不上吃，和几位同学，绕过石桥，爬上田埂，飞也似地跑去。自小大人带我在乡间看过马戏杂耍，有凶残的表演和变幻的魔术。我既怕看又想看。人山人海，挤到前面，怕看清捅进人体的带血的刀，真怕；站在中间，大个子挡着，什么也别想看；退到后面，站在土堆上，也怕，人群的围墙没有了，身后黑糊糊的一片是什么？是泥塘？还是坟滩？那天星星稀疏，汽灯显得愈加明亮，汽灯变成了星星？